

原振侠新科幻系列

# 魅琴·怪雨

原振侠(香港)◆著

华艺出版社

原振侠新科幻系列

原振侠 著

魅

琴

•

怪

雨

华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魅琴；怪雨/原振侠著. —北京：华艺出版社，2001.9

(原振侠新科幻系列；2)

ISBN 7-80142-354-2

I. ①魅…②怪… II. 原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5557 号

京权 (图字) 01-2001 第 2992 号

## 魅琴·怪雨

---

著 者：原振侠

责任编辑：梅 雨 郭 庆

装帧设计：清 风

出版发行：华艺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 1 号

印 刷：北京纪元彩艺印刷厂

开 本：850×1168 1/32

字 数：201 千字

印 张：9

版 次：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0001—5000 册

书 号：ISBN 7-80142-354-2/Z·172

定 价：16.00 元

---

华艺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华艺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 序

•

在地球每个角落，都找不到卫，因而——  
没有卫的序。

原振侠

拜于地球一角

## 目 录

第一章	失踪	1
第二章	大师	16
第三章	预言	31
第四章	绮梦	41
第五章	感应	61
第六章	线索	82
第七章	过去	100
第八章	玄机	118
第九章	虚体	131
尾 声		141

## 第一章

# 失 踪

瑞典，斯德哥尔摩。

十二月，天气冷得比雪库还厉害，风不大，但积在地上的雪，开始溶解，寒气冉冉上升，钻进人的鞋底，令每个过路的人都忍不住瑟缩发抖。

蓝色的“雪佛莱”轿车，从街头驶向街尾，然后左折，爬上了山坡。

那是一条倾斜度接近四十五度的中型斜坡，两旁长着密密的松树。此刻，松树上布满白皑皑的雪，乍看，就像一座闪亮的林子。

轿车里，坐着三个人，都是身形高大的外国汉子。

驾车的司机，年约三十岁，手上戴着皮手套，紧紧抓着车盘，聚精会神地望着前面。

车轮碾着雪，发出“霎霎”的声音。

忽然，车头簸了一下，停了下来。

“他妈的！”司机咒骂了起来，伸手扭车匙，重新发动引擎。

他大力地扭，引擎发出“隆隆”的声音，却不见开动。

“巴道夫，早叫你换一辆新车，你偏不听，看！又得推车了！”坐在他身边的，年龄跟巴道夫相仿的汉子带点揶揄

的口吻说。

“唉！”巴道夫冷冷地白了他一眼：“杜尔！这总比你没有车的好！”他打开车门去察看情况。

“这样的车，没有比有的好。”那个叫杜尔的汉子仍然忘不了讽刺。

“杜尔！别斗嘴！”坐在后座的男人低低地说。声音很沉，但奇怪得很，只说了这样的一句话，杜尔就再不敢吭声了，他把双手拢进上衣袋里，朝车窗吹了口气。

热气吹在车窗上，很快又给冷空气驱走。

这时，巴道夫又跨进车箱，向后座的男人扬了扬手：“探长！行了。”

一踏油门，“雪佛莱”轿车像睡醒的老虎，“蓬”的一声，向前直冲。

“哎哟，”杜尔不料巴道夫会突然开车，没留神，身子向前一倾，右脸“砰”地撞在车窗上。“喂！你这可是有意的吗，好呀！我不会放过你！”抡起拳头，作势欲揍。

“杜尔！”马德探长又叫了一声。

杜尔把递至半空的右手，放了下来，狠狠地吁了口气，喃喃地：“我一定会跟你算账！”

巴道夫双手在车盘上轻敲了一下，说：“随便！呀，坐稳了！”脚底加力，车速拉高，直朝前冲。

这回杜尔有准备了，右手拉住车环，冷冷地：“加速呀！加速呀！看你这辆老爷车能有多大能耐！”

“雪佛莱”爬过斜坡，驶进一条小径。

小径的尽头是一座大宅。大宅两旁尽是松树。

大宅的铁门紧紧闭着。虽然太阳还没下山，这里却显得比黑夜还寂静。

“雪佛莱”驶至大宅前停了下来，杜尔打开车门，走到大门，伸手按对讲机的掣纽。

“瑞典皇家警察总部马德探长想见史顿伯爵。”杜尔一口气报上名。

没有人回应。

这样过了三秒钟，铁门传出来“滋滋”的声音，慢慢地向左右两边移开。

铁门后面，站着一个人穿黑色礼服，脖子上系着白蝴蝶结的中年汉子，向着杜尔欠了欠身子：“请把汽车驶去左面的车房吧！”

他伸手向左面一指，那里有一座白色的停车间。

杜尔钻进车厢，向着马德探长伸了伸舌头：“哈！这个史顿伯爵的气派可真大呀！单是这个花园，已比市立公园大了一倍。”

马德探长用手指抹了一下唇上的胡子，没答话。

“雪佛莱”驶进停车间，停了下来。

两个穿着跟刚才站在大门后汉子同样礼服的青年，分从左右，为马德探长们打开了车门。

马德探长下了车，巴道夫，杜尔跟在背后，朝正屋走去。

正屋的台阶上，站着一个人穿着宝蓝色西装的中年男人，一见马德探长，就迎了上来。

“马德探长，久仰大名，我是史顿伯爵的秘书麦菲。”

马德探长欠了一下身子：“这两位是巴道夫和杜尔警察，都是我的好助手。”

“素仰素仰！”麦菲朝杜尔和巴道夫鞠了个躬，手向前一伸：“请进来吧！史顿伯爵正在客厅等候！”



四个人走进了大厅。

大厅四壁挂满名画，巴道夫是画痴，一看就知道全是真迹，只有挂在东端墙上的那幅《削苹果的少年》是复制品。

《削苹果的少年》失踪了几近四百年，直到最近才被发现。在此之前，谁拥有复制品，已足傲视同侪。从这一点上，正好反映出史顿伯爵的财雄势大，与众不同。

巴道夫不禁看得呆了，心想有一天，自己能拥有那么多的画，该多美。

马德探长等三人，在软软的海虎绒沙发上坐了下来，杜尔嗅到了一阵焦味，那是从壁炉那面传过来的。

麦菲说：“那是蜡木的气味，等会就没有了。”

蜡木一烧，就会溢出油，生火更兴旺，虽然如今已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史顿伯爵这座巨邸，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留着十九世纪的韵味。

不错，史顿伯爵正是这样的人。

当杜尔吸了一下鼻子，微微抬起头来之际，他看到了一个白发绅士正站在他面前。

白发绅士穿着天鹅蓝的礼服，粉红衬衣上结着白底红点领结，一双黑皮鞋光可鉴人。

那身打扮，洋溢着十九世纪的风格，跟厅中十九世纪时的名画配对。

他的神情憔悴之极，看了马德探长一眼，有神无气地问：“情形怎么样了？”

“不会有什么事！”马德探长用带着自信的口吻回答。

“是真的吗？我不想听安慰的话。”史顿伯爵在那张椅肘镶有红宝石的安乐椅上坐了下来。

“我说的是事实。”马德探长强调地。

“不过我听人说，调查到目前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。”史顿伯爵吁了口气：“每次问你们，得到的回答总是我们已在尽力调查，很快就有结果了。唉！从事情发生的那日起到现在，你说，到底过了多少天？”

史顿伯爵的膝头微微地震颤着，为了身份，他努力地抑制着自己激动的心情。

“伯爵，今日我们来，是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。”马德探长说：“杜尔，你先说一下吧。”

“伯爵，直至目前，我们承认调查的确没有多大进展。”杜尔咽了口水：“不过只要我们在技术上稍作调整，这第一阶段的调查，不能说是致命的失败，这一点，你请放心！”

“放心！你要我放心！”史顿伯爵再也忍不住叫了起来：“我……我怎能放心！”

“伯爵，不要太激动！”坐在他身边的麦菲用手拍了一下史顿伯爵放在椅肘上的手背。

“你们搞什么鬼！我女儿失踪半个月了，你们竟连一点头绪也没有，还要我放心！”史顿伯爵的胡子随着脸颊的抽搐，抖动了起来：“天下间，那有这个道理。”

“对不起，”马德探长苦着脸。

“你……你们要负全责。”史顿伯爵大力地拍了一下椅肘，喘着气。

就在这时候，从大厅某个角落，飘来一声裂帛似的叫声：“施杜拉！”

那声音宛如一根利箭，直穿进众人的耳朵里，所有的人都循声音的来处瞧过去。

一个披着蓝色蝉纱浴袍，头发散乱的贵妇，从大厅角落一处侧门那里直撞了过来。

“夫人！夫人！”一个年轻的女人，从后追了上来。贵妇的额角上淌着红红的血，手上握着一把亮晃晃的尖刀。

那尖刀的刀刃上，沾着血。

“探长！快！”年轻的女人颤着嗓音，朝马德探长大叫。

“你们还施杜拉给我！施杜拉！你在哪里？妈妈好惦着你呀！”

史顿伯爵夫人握着尖刀，朝马德探长冲过来。

麦菲惊叫起来。

就在电光石火之际，马德探长一个闪身，溜到了夫人背后，右手伸出，握住夫人手腕，轻轻一扭，尖刀啪地掉在地毯上。

“得罪了。”他轻轻地在夫人的耳际上弹了一下，夫人立即轻轻地倒了下来。

马德探长一手抱住，将夫人交回给那个年轻女人。

史顿伯爵已经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，走到女人面前，怔怔地打量闭着眼睛晕过去的夫人。

“啊，黛雅！你又何苦这样呢！”他爱怜地在夫人的额角上轻轻抹了一下，吩咐那个女人：“快叫诺曼医生来！”

女人喏了一声，偕同麦菲扶着夫人，循着那道桃木楼梯，走了上去，“登登”的高跟鞋声，荡漾在静寂的大厅里，每个人的心，都直往下沉。

史顿伯爵永远忘不了那一天。

那天是星期日，在史顿家族而言，那是个大日子。

身为瑞典皇家音乐院院长的史顿伯爵，每天都是俗务缠身，连透气的机会也没有，独有星期日，这属于他私人时间的星期日，他才能真真正正享受一下余裕带来的乐趣。

因此，他十分重视这一天。

早上十点钟，一家三口，坐在那张十九世纪的桃木餐桌上享用由家厨精心烹饪的早餐。

二十一岁的施杜拉，是史顿伯爵的掌上明珠，自从年前从维也纳学成回来后，传媒没一刻放松过她，不是电视台来拍摄家居生活，就是报章杂志登门访问，几乎，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，上门来要求做访问。

为了让施杜拉能专心练琴，麦菲就成了挡箭牌，因此，记者们都讨厌麦菲，暗地里替他起了个绰号叫“冷面人”。“冷面人”确不是一个好称号，但麦菲还是忍受了下来，谁叫他是史顿家族的忠实仆人呢！打从他曾祖父起，就一直为史顿家族工作，到麦菲，算起来，已是第四代了。

施杜拉之所以能引起传媒锲而不舍的访问，除了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女钢琴家外，主要还在于她异乎寻常的美丽。

她的美，独树一帜，又如盛夏的太阳，又像秋夜的清月，冷热兼备，每个接触过她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早晨过后，施杜拉打了个呵欠，甩掉拖鞋，赤足走到后园的草坪上。

朝阳照着绿油油的草坪，施杜拉那十根白如羊脂的玉趾，比白莲还韶秀，轻轻踏在短短的绿草上，不发半点声响。

那十根玉趾，骨肉匀称，线条优美，有如最优秀工匠雕刻出来的象牙，世界上那会有拥有如此美丽绝伦玉趾的女人呢！

有的，也只是一个，就是施杜拉，优秀的女钢琴家，亿万家财的合法继承人。

三点过后，麦菲来了。

麦菲是史顿伯爵的私人秘书，每天中午过后上班，星期天也不例外。

麦菲陪着伯爵和夫人，在大厅里享用着巴西咖啡。

这时电话响了起来，是施杜拉的东方女朋友松川容子打来的。

施杜拉从女佣手上接过电话，低低地说了几句，就挂了电线。

“爸爸！我四点半约了朋友要出去一会，八点钟回来。”施杜拉揉了一下那金黄色的头发。

“我送你去。”麦菲看表，是三点五十五分。

“那最好不过了。”夫人最怕施杜拉一个人出去。

麦菲应了一下：“小姐，我在汽车里等你。”

“好！给我五分钟。”施杜拉拖着轻快的步伐，走上二楼。

麦菲离开了大厅，走到车房，把那辆“积架”房车驶了出来，停在花园的草坪旁边。然后熄了引擎，抽烟斗。

施杜拉的房间在二楼的尽头，向着东南，有一个小露台，露台角落，放了一盆花，紫白相间，麦菲从来不知道那是什么花。问施杜拉，总是莞尔一笑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是维也纳的男同学送的。”

过了五分钟，麦菲重新开了引擎，把房车驶到正屋的门口。

施杜拉不在那里。

又等了十分钟，仍然不见施杜拉。

女孩子出门，总爱化妆，忙这忙那，很难计算时间，麦菲决定再等十分钟，好让那斗烟抽完。

再过了十分钟，女佣走了出来，一见麦菲还在，诧异地问：“呀！小姐还没出来呀？”

麦菲摇摇头。

“这就怪了，小姐一向守时，怎会慢了这么多。”女佣自言自语地。

麦菲心一急，忙说：“你上去看看。”

女佣连奔带跳，到了二楼施杜拉的房间。

女佣在门外叫：“小姐！小姐！汽车在等你，你行了吗？”

没有人回答。

女佣轻轻敲了一下门。

同样没有回应。

“对不起！我进来了。”女佣礼貌地叫了一声，伸手去旋门柄。

并没有上锁，史顿家族都没有锁门的习惯，虽然每道门都有钥匙，却没有人会把门锁上。

施杜拉并没有在房间里。

钢琴旁边的那个衣柜，门被拉开了一半，里面挂满了昂贵的衣服。

女佣看得直伸舌头。

“小姐！”女佣又叫了一声，房间虽然大，家具不多，不可能躲人。

她又走到浴室，门没关，探头一看，里面空空如也。

“呀，难道出去了！”女佣怔了一下，匆匆跑下楼梯，走到麦菲车前：“麦菲先生，小姐会不会自己出去了？”

“不可能，我一直守在这里。”麦菲望了望那道大门，根本不曾开过。

“这个嘛——我再去看一下，”女佣转身走进大厅。

这时，夫人走到花园来：“噢，施杜拉还没下来？”

“嗯，我在等她。”

“但是她不在房间里呀！”

“我没见过她出来。”麦菲肯定地：“她一定还在家里。”

“会不会去了浴室？”夫人转身走向大厅。

二楼，三楼，大宅十间浴室都找遍了，仍然不见施杜拉。

史顿伯爵倒也没惊慌：“会不会从后门出去了！”

于是，麦菲偕同史顿伯爵、夫人一起迳向后门走去。

后门开了一条缝，冷风往门缝里吹了进来，史顿伯爵不禁打了一个寒噤。

“呀，这个女孩子！”夫人不由得摇了摇头。

为什么施杜拉会偷偷地溜出去呢？当时谁也没起什么疑心。

麦菲眼看留在伯爵家里也没什么用，就驾了“积架”回到自己的家去。

五点钟，大厅的古董电话响了起来。

坐在电话旁边的夫人，一手抓起了电话。

“是史顿伯爵家吗？”悦耳的声音传了过来。

“是。”夫人应了一声。

“我是施杜拉在维也纳音乐院的同学松川容子，施杜拉出来了吗？”

松川容子约了施杜拉在城中心一家酒店的咖啡室见面。

“施杜拉四十五分钟前已出了门，怎么，还没到你那里吗？”

“是呀！”容子回答：“我在等她呀！”

“奇怪，算时间，早应到了。”这样说时，夫人仍然没什么担心。她素知女儿的性格，出外逛，总喜欢东看西瞧，耽搁时间，因此，她礼貌地说：“对不起，请你再等一会，好吗？”

“好，我再等一会。”松川容子挂上了电话。

四十分钟后，松川容子又打电话过来。

“是伯母吗，施杜拉还没有来。”声音带点恐慌。

“这就奇怪了！”夫人也开始不安起来。

已经是五点四十九分，太阳西斜，天也黑了起来。

“伯母！我先回去了！如果施杜拉回来，请她打电话给我，我有一点关于乐谱的事想请教她。”

“好！”夫人应了一声，挂上电话的手很自然地抖了起来，“会不会迷了路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在看音乐院报告的史顿伯爵抬起头问。

“施杜拉没去朋友的约会。”

“她不是出去一个多钟头了？”史顿伯爵的脸上抹过了一丝担忧：“斯德哥尔摩的街道，施杜拉最熟悉不过，不会迷路吧！”

“大嫂，我看施杜拉是去别处逛了吧。”史顿伯爵的弟弟陆文尔子爵这样劝慰着。

“也许是吧。”夫人应了一声，电话响了起来。

陆文尔子爵拿起了电话。

“请伯爵听电话！”是一个男人声音。

“请等一下。”陆文尔子爵把电话递给史顿伯爵。

“我是史顿伯爵！”史顿伯爵以为是音乐院里的人打电话来问事，是以声音十分轻柔。

“你听着！令千金在我手里。”声音冷得像冰。



史顿伯爵一时之间，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是以他低低地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要证据吗？”对方说完，听筒里传来了钢琴的声音，是萧邦的《勃罗斯》。

听琴声，显然是在离听筒不远处弹奏的。

“——”史顿伯爵完完全全地呆住了，那是施杜拉的演奏。施杜拉的弹奏方式，跟一般钢琴家不同，她的音色既纤细又豪放。

“施杜拉！”他叫了一下，就在这时候，电话挂断了——

“夫人没事了吧？”马德探长朝从二楼重回大厅的史顿伯爵关怀地问。

“吃了药，睡着了。”史顿伯爵的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，在安乐椅上坐了下来。

“我刚才手重了一点，请你不要介意。”马德探长带点歉意地。

“没这回事，如果不是探长好身手，怕早挂彩了，我才过意不去呢。”史顿伯爵摆了摆手。

“夫人忆女成狂，这一点，我们很了解，同时也得负上一部分责任。”

“听你这样说，似乎调查不很顺利。”史顿伯爵望着马德探长。

“我们已尽力调查了十天。”马德探长说：“有人看见贵宅后面案发前停了辆白色平治房车，我们查过了，至今仍未找到——”马德探长顿了一下：“由于伯爵你坚持秘密行动，我们不能调动太多队员，行动又受到制约——”

这时，巴道夫忍不住插嘴了：“如果伯爵容许我们公开